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八

為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入孫大綬伯符重校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此篇的為莊子著述將畢之語觀末段自見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

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音務乎驚曰

吾嘗食於十餐音漿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

列禦寇世音一南華經卷八

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音符下同內誠不解外

謀音徒協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

整音反子兮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音羹羹之貨多

餘之贏音盈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

是而況於萬乘音去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音智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音上已人將保

汝矣無幾音上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

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杖蹙音反之乎頤立有

間不言而出賓音去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

先典而走暨音其乎門曰先生既來曾音音不

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

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

汝也而焉音反於處用之感豫出異也心且有感

搖爾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音鵠

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列禦寇世音一南華經卷八

巧者勞而知音音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遊

遊況若不繫之舟虛而遠音音遊者也

餐賣餐者之家也十五舉成數而言食十

餐而五餐先饋謂取一半之值而以其半

作饌愛之敬之故食之則因驚焉者何古

餐者不可謂賢矣而列子則因驚焉而容貌若

之真人不以賢聖自見故德盛而容貌若

愚人不不知也今也內誠不解而外謀成光

不解則不能渾而無迹成光則不能光而

不釋謀動作也內外持成此一段色莊

之學是故能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

蓋其所患凡人酒內以尊高矣而賣餐之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三

之之心以享賓夫饗人者特為食羹之利其貨多
 餘之贏以飲食之故而求刀錐之利若此使
 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見我若勤若此
 萬乘之君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一不副
 使其見我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一不副
 其所求將若之何吾是以驚也於是伯昏
 瞽人曰善哉汝之何處已若此喜之而實
 保不足謂師保哉伯昏之善雖若喜之而
 保之者意於其中未幾而戶外之履滿則
 家之杖支頤立是其有問不言而伯昏之
 而迎之求言以藥其病吾固告汝曰人將
 汝之病不可藥矣自警者則必深自晦保
 汝使汝開我之言退自警者則必深自晦
 味今汝使人保汝易使人不保汝難汝為
 汝乎使人保汝易使人不保汝難汝為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四

鄭人緩也呻音吟裴氏之地祗音三年而緩
 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
 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
 使而子為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音良既
 為秋栢之實矣夫音符下洞造物者之報人也不
 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固使彼夫人以已
 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
 摔干骨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看德者
 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
 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
 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小夫之知去聲不離去聲苞苴子餘竿音牘音牘音必世精神乎反寒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

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去聲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苞苴以禮物相遺餽者也竿牘以竹簡相問訊者也皆世俗往來之常套小夫之知不出乎此乃假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乎道物也太一形虛虛則無有苞苴竿牘安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七

在何處虛則無情苞苴竿牘欲以奚為所以學道之人損之又損常思一念不起萬緣皆空然後始合於太一之虛若彼之憧憧往來徒惑乎中而不知其初即太一也彼而豈知太初之無有耶太初即太一無何有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其應物也則如水之流乎無形泄乎有太清通者如斯也而卒莫之有也為要皆過矣而不留物矣而卒莫之有也為要皆過悲哉汝之所為乎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毫毛即髮之為意太寧者未始有物之初無有乎紛紜之擾者也此以苞苴之竿牘四字說盡世情欲學道者斷緣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

車數乘去聲王說音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莊子曰夫音處音窮閭音阨音巷困窘音織屨音搗音項黃音者商之所短也一

吾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癰音者得車一乘音抵音痔音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八

困窘織屨搗音項黃音者商之所短也一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飾羽而畫以文物之美爲飾也以文爲旨
以枝葉之言爲美也惡性猶云矯性視猶
示也言矯飾其自然之性而不知其無實
其學蓋已受乎心宰乎神成稟曰矣夫何

九

足以及民乎彼宜汝與予順與謂彼若與
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下歟誤而可矣可
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言誤而用之則
可若審而用之則彼之學能使人離其實
而學爲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
休之休之言勿用也莊老譏侮聖人只在
教人之習於威儀文詞故流弊至此想其去
聖人百有餘歲一時學爲儒者大都離實
學僞莊子讀世嫉邪亟遇亂源未免歸咎
夫子身上如云好箇僕被東坡教壞知此
意然後許讀莊子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

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責報之而施於人而忘其施則將與天下相安於不識不知之天而天下皆順治矣今也施敬於人而不忘其敬天下而天下皆以有心應之應以有心感天而天下皆以有心應之故率而不給則欺則詐微暖百出難治之故率由於此視天之普萬物而無心者則有間矣故曰非天希也希猶布濩之布是以商賈不滯於大道謂其有私心也然而士農工商國之四民雖使爲士者齒之而神者齒之乎神則天而已矣道而已矣人而不天宜其不爲所齒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
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音信之離內刑者陰陽

+

食之夫符音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
桁楊桎梏內刑則心之不靜而多過愆者
宵人當作小人以字義解當爲昏昧不曉
之人離麗也陰陽食之即前內篇所謂有
陰陽之患者大抵外刑人或者可以倖免而
內刑則無得而逃之者有能超然而不爲
所累其惟真人乎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音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音懷而達有堅

而緩武諫反有緩而舒音故其就義若渴者其
 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寸忽反然問焉
 而觀其知音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
 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
 觀其則雜之以處上聲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
 人得矣

引孔子一段論觀人之術言人之情貌每
 每相反有外若謹慤而內實盈溢者有內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十一

有偏長而外若不肖者有與觀慤急而能
 相達者相達即相濟之意有外若堅持而
 內反纏繞者有外若和緩而內實若渴者
 有始進若錢而終退者如速者故有若渴若
 熱之喻人其不可不知者如此故君子使之
 遠以觀其欺否使之近以觀其慢否理之
 煩劇以觀其能否問之倉卒以觀其知否
 急期易至於私已故委之以財以觀其信
 臨財易至於苟免故告之以危以觀其節
 臨難易至於失度故醉之以酒以觀其色
 中酒易至於惰慢故雜與之處以觀其色
 莊居易至於不肖之情得矣蓋小人之性無
 九徵備而持於此者或發露於彼故以九徵
 常定而九徵之德要不外於五常而已寧
 盡之而九徵之德要不外於五常而已寧
 有他哉或問如此將無涉於有心乎曰聖

人之應世也而有無心而無情世道不能無小
 人使之盡廢而無用非道也且夫大道之
 世不尚賢不使能絕去聖知仁義而一歸
 於無為勿論矣今也絕去聖知仁義而一歸
 使賢否混淆用舍非錯幾何而不歸於
 亂乎故用世之法以九徵得一人而折衷於
 孔子者不一而終之以宗主也一部南華論
 言孔子伯玉也其旨微哉

正考父甫一命而偃紅矩反再命而僂力矩反三
 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
 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十二

協唐許

正考父宋之公族一命士也二命大夫三
 命卿也曲背曰偃曲腰曰僂身伏曰俯循
 牆而走考父之謙若此乃所以為道也孰敢
 不取以考父之法則乎若而人者一命而呂鉅
 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其德協
 之唐許何如哉唐堯許由皆以讓為德者
 呂鉅驕矜之貌諸父不敢名人也名之僂
 傲可知而夫指今之人而言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音及其有睫也
 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十三

不爲者近道而有以自好者爲伎倆也此便是德有心而心有睫者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人反長鹽

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

偃俠於丈反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去聲慧

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違生之情者傀

反達於知去聲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極者究而言之者也必者決而言之者也
貌美則姁好有髯則蕭麗長而大則魁偉

氣不委靡曰壯口有微詞曰麗有力強悍

南華真經副墨

南華經卷八 十四

命之上乘也。或臨達生遺命。何所分別。性也。命則天也。而氣數行乎其中矣。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下同以其十乘驕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絀而

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

取石來鍛丁亂反之夫音符千金之珠必在力

平聲之淵而驪力馳反龍戶感反領下子能得珠

有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者

故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平之淵也宋王之

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
宋王而寤子為整子今粉矣

驪釋莊子謂見莊子而驪如有驪子之色者緯蕭以織葦為業者子尚奚微言必為也蓋珠所搜無有遺類也取石銀之碎其珠比今之阿諛苟容竊取權勢者皆乘世主之不免使其一有悔悟則此輩整粉矣蓋危之甚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去聲曰子見夫符音犧牛乎衣去聲以文繡食音以芻菽初音及其宰

列禦寇世南華經卷八十五

而入於大音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餘同旨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音萬物為齋音送吾葬具豈不備邪音何以加此弟

子曰吾恐鳥食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食在下為螻蟻音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列禦寇世南華經卷八十六

徵明者誰為之使音神者徵之夫音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夫君子之立教也易其心而後語不平之言不言也若以不平平人則其平也終於不平而已文獻足而後言無徵之言不言也若以不徵徵人則其徵也終於不徵而已是以知不平之鳴不可齊物無稽之言不足取信若我之危言日出加以天

天下大患為吾有身則有生有死有死則有欣厭然欣之不可留厭之不可避妄生貪着無益也古之至人知其幻妄不常是以等身世為逆旅視生如旦暮夢幻泡影石火電光種種譬喻不一而足無非欲人解其天機墮其天網安時處順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己蓋出世之法所當講者莫先於此此關不徹則門有碍徹則一了百當頭自在此矣同覺經云幻滅滅則一了百當頭自在此矣同覺經云無一物了知生非幻不滅宗鏡云絕後再無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不讀三教之書者不知可以讀莊子之知知死生之無用則鳥何踈棲蟻何親此等說話直是悟到徹處故

列御寇冠世

南華經卷八

十七

知而道亦易
凡有而不天
竿積苞苴
砥痔得車
神者弗齒
曷執三命
凶首中德
大達者隨
得乘焉驕
愚者安時

勿言實難
龍屠底用
皆為不祥
乃為形累
使者可恥
真者無刑
而庸九微
達占三必
小達者遭
不平焉平
神能勝明

知而之言亡
兵大則知
小知太初
焉知太初
施非天希
內清外寧
賊起曉心
窮究八極
不食焉微
不微焉微

既公之顧力神人重
不孫乾持與則之
平龍慧其乎天聰
而之點所其性明
理徒識見間自誰
復日蓋以明然為
無以一指外之靈
微其辯時功勝覺
獨與談不神有耶
謂天說亦也神無
之明下之悲又不可
可持士乎矣以者
乎莊其惠而絲微
莊其言施毫之矣
子言施者知乎且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為字集

天下篇莊子後序也歷叙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已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未論惠施強辯之語而斷之以存雄而無術闢邪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二不離去聲同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一

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去聲以樂為和薰許去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音息畜許六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順倫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六通四辟反亦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音導下五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去聲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去聲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音壁於耳目鼻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二

則聖脩之能事能舉之者非聖而何故謂之曰聖人仁義禮樂為事而薰然納天下於慈仁之中則謂之曰君子蓋仁義禮樂皆失道而下之分賢人君子治世之法無過於此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法請法度所以齊天下者名謂名器所以別天下者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參者數者以此而合彼稽者古而準今參稽之數者則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為準今參稽之數者則一二三四是也以此為常於食乎有定紀而不亂大抵民之息也藏之以畜之而發政施仁則老弱孤寡之使皆有所養所謂外王之業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百姓天德王道無該也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三

莫不明於本數係於未變所謂以其真治
身而其土宜亦足以理天下故其明而在
於曆數者如帝王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
多於曆數者如帝王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
迹摺紳先主類能言之其數散於天下而
設於中國則又流而為百家析而為衆技
亦一時有為應迹之所不廢者故君子時
或稱而道之自天下大亂而聖賢不明功
力既降而道之德不一百家衆技之流多
一察焉以自好一察焉以自見小知自好
自愛自媚也譬之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
不能相通難也譬之耳目口鼻皆有所明
故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故人之全
則能備焉者寡矣應上之理察故人之全
是內聖外王之術矣而明辯而不發乎因
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自以為方往而不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四

返遂使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而道術將為天下裂此一設乃
道術之裂也而朴如散而為器矣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反八釐反力之聞其風而說悅之為

之大音泰下同過已之大順或作作為非樂字如命

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淩蔡利而

非闢其道不怒又好聲學而博不異不與先

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
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
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
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平聲下同諸侯五重大夫
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
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
非歌哭而非哭樂音洛下同而非樂是果類乎其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五

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戶角反使人憂使
人悲其行聲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
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柰
天下何離去聲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則各徇於
所見於是流而為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
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餘而
一時之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
道以澹泊為宗以儉嗇為寶於墨翟禽
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但為之大過已之大
順二子受用在此而受病處亦在於此已大
過抑之也順慎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

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人無燕會而不歌死者標葬而無服之喪兼利而非關乎其為道也先王毀古先王之所謂禮樂者而獨以儉約為事蓋自黃帝至於武王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始不行喪禮而墨子則曰死無服於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墨子之道如此故雖不必毀敗其道之非然歌而哭而哭而哭樂而樂樂已非人情不可近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於道大毅使人憂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不順於天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哉道不通於天下其去王道也遠矣王道也卒易近民者也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六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斧索綯而九糾雜天下之川腴無腴反步葛脰反刑定無毛沐其風櫛側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反為衣以跂其逆躋反紀畧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夫里勤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誦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辭反紀宜偶不侔五音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去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腴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聲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聲也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七

墨子稱道又自托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皆親負橐操紃糾率庶工親治天下之川沐其風櫛疾雨勤勞之甚至於腴無腴脰無毛禹大聖人也而勞形如此況其下者乎故其教意使後世之為墨者皆以裘褐為衣跂其為服跂與履同與居者皆以裘褐為衣跂其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口不如此非禹道也非禹之道曰不足以為墨而相里勤之弟子散出於五侯之門者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各誦墨經而其誦依尤倍又且其說各各不同故相

謂之別墨別墨者謂已乃墨學之別派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譬猶偶不件之辭相應
相譬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上首弟子
也為之尸以之為主也冀得其後世言
人皆願其道雖不同於先王之禮樂而却
夫墨子之道雖不同於先王之禮樂而却
有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為之大過已之墨
甚故曰其意則是其行非也將使後之墨
者以無厭無毛勤苦相進而已是亂之
也治之下也亂謂矯拂真性雖然矯拂人
性而天下却好之往宗其學術末之惟
恐弗得極其枯槁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
教率天下而天下已故曰才士也夫蓋始若
謂豪傑之士也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鉅刑
尹文聞其風而說下音悅之作爲華聲山之冠
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晒而音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
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關禁攻寢兵救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南華真經副墨

強聒反古活而不舍上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見也雖然其爲下音聲人大下音泰多其自爲
大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
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
得活哉圖傲反五報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
爲苛音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
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
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去適至是而止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九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
以外物自飾不以世俗爲累也不飾於物不
無害於衆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養畢足
而止以此自白其心願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是者蓋聞其風而悅之利人爲事以故宋鉅
文之徒聞其風而悅之利人爲事以故宋鉅
山上下均平其風而悅之利人爲事以故宋鉅
也以上下均平其風而悅之利人爲事以故宋鉅
矜曰不能也語心之容謂形容此心之廣大
則曰不能也語心之容謂形容此心之廣大
義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直使天下
家中國一見有能然者請必置之
君是以見侮不辱救民之關禁攻寢兵
以救時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
見厭而強見當時物議亦有不不足於二子

二二九

者故引其言以証之雖然終是為人太多
 自為太簡今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
 以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師不得飽弟
 子恒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者
 而猶不忘哉天下且夜不休曰我豈必以此
 五升求活哉所以自貶若此者將以愧天
 下救世之士得志而驕矜自肆者也圖傲
 二字頗奇圖謀也傲者驕義其說又曰君
 子不為奇察奇察則非別有矣不以身假
 物假物則非不伎不求矣不為其身無益
 於天下而求備於天下則不如其已也其
 學之大旨則外之欲其禁攻而寢兵內之
 欲其約情而寡欲雖其小大精粗不能備
 舉其行則適至是而止矣是即指上內外
 二端是末切尹
 文之學術也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

公而不黨易以政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
 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去聲於物無擇與之
 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若彭蒙田駢步田反
 慎到聞其風而說悅音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
 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聲去去聲已而緣不得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一

音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去聲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
 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音塊反對不失道
 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適得惟馬田駢亦然學於彭蒙
 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
 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竅况音然惡音可而
 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音輓音斷其

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躋乎鬼反不免於非彭
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樂古妻反乎皆嘗有
聞者也

大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無主趣而東決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與物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不顧不謀言不超知處於物無擇而與之俱往蓋道有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之徒聞其風而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爲首齊萬物者大小一如不起分別也其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

十二

辨之言天地與道皆有所不能萬
物者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與所不
可者乎吾人則當隨其材之所宜而用之
則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擇之則天下之物
有不偏者矣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者
物物各具天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若待教
導而使之然則吾之教必有於道則道體
故曰教則不至若與之同歸於道則道體
物而未始有遺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
無不偏不至之患矣是故慎到之學棄智
慮去己私緣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零
然汰然無所選擇以爲道理當如是而已
曰知不知以下數句頗難解細玩則正見
棄智之意蓋天下自以分別爲知而不知
知識之開混沌之鑿也一鑿則傷而渾沌
死矣故人皆曰知而我不知者何以

南華真經副墨

故將薄夫知發之後鑿而隣於傷者也。知言近也。謾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謾髀縱脫皆無之物。與物宛轉者。言隨其材質而割斷之。使各適於用也。舉世皆有是非而彼獨舍之。舉世皆師智慮而彼獨棄之。舉世皆有軒輊而彼不知先後。魏然兀然不動之貌而已矣。若無他能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者。不得已而後動之意。若風若羽。若磨石之隧。言其與物宛轉而無心也。以是之故。得以自全於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罪何者。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於人。無譽於人。則人亦不得以過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全也。故彼之言常曰。至

十一

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矣烏用賢聖爲哉夫
塊不失道塊土塊也土塊不離於道塗人
而塊然如土則亦不失其所當行之道彼
豪傑者自負其建已之才故相與笑之曰
憤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人
而如塊非死而可適得怪焉爾田駢亦然
田駢學於彭蒙得不得焉不教謂不待教
訓而即與之相契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有言也未
始有言也哉然而已矣烏可言乎烏不
可而不言乎哉然逆風過物之聲夫其如
是是以常與人反故人不見觀而不免於
齟齬齟齬斷即斡斷字之誤也不見觀猶言
不取則也人不見取則未免宛轉遷就故
所言雖是而不免於世人之非僉曰田駢
慎到不知道雖然然乎其嘗有聞者也蓋

之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得非以深
為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審我有三寶
曰慈曰儉曰非以約為紀之謂乎凡物太
剛則折太銳則挫故當任其銳破其堅虛
心弱志一味寬容避順而不取過為刻削
之行其道可謂至矣故未復贊之去關尹
老聃古之博愛人哉尹關之官名瞻老
之謚名關著文始真經與道德相為表裏
皆人聞不可不讀之書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下生與天地並
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
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六

風而說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
之辭時恣縱而不懂不以解起見之也以
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厄支言為曼衍
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敖音傲倪音倪指於萬物不譴音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上其書雖環反璋而連音連無
傷也其辭雖參楚林差楚宜而詼反詭可
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

南華真經訓義

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
辟音深闊宏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
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
其來不說音說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上言關老此下遂以自已承之寂寞無形
住也清虛而無象也變化無常言往來而無
生也其何之忽乎與天地妙而神明俱芒乎不
知其何之者當時西方見其符籙未入中國而
國自於是有此種學術若合符籙未入中國而
其風而此之著而為書其言謬悠荒唐而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七

無端崖莫非形容寂寞無形變化無常的
道理謬悠言虛遠也荒唐言曠大也無端
崖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備
同於人也然又老子自見其意與奇同謂
獨見也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沉溺五
濁不沉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沉溺五
質之不可以重言廣之以寓言莊子之書不
三言者所謂非已之罪也寓言之信已之書不
精神獨與天地往來而不敖倪指於萬物
倪即傲與天地往來而不敖倪指於萬物
其化直與造化者相為游衍天不教物
與通為體者亦無棄物故不教物
則與物無競得者亦無棄物故不教物
是與物無競得者亦無棄物故不教物
忘於大順大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

者又其為書雖業瑋而連并無傷也瑋瑋
 奇特之狀連并相從之貌并與權同玉瑋
 壯健也言其書雖若驚世駭俗而却善體
 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從而不違是以雖
 瑋瑋而參差不一而消籍詭譎之中却抑
 可深思而得之理此兩句說盡南華非有
 叟自道不出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如云胸
 中若有物積必欲其吐盡乃已將上與造
 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等
 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大抵不出乎老氏所
 謂道術清以易窺測大抵不出乎老氏所
 之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以乙者建
 而肆主之以太乙故其於宗也調適而放
 遂上遂謂達本反始調適者調適而放
 於自然欲為而為之以不為也林慮齋只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八

為本宗二字認得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
 覺茫昧然下一轉語雖是以性命之旨殊
 化而解妙未始離於下學之中今之理會本
 達之者多脫略世法而或實相者順
 不即解於物謂順天地自然之化以解萬
 物之解結也此便是調適上達之意不竭
 謂其出無窮不致謂不離本宗來字或是
 本字茫乎昧乎無常書此道故遺此書所
 寂冥無形變化無常書此道故遺此書所
 言直是遺物又安得謂之無盡乎莊叟自叙
 道術則遺物又安得謂之無盡乎莊叟自叙
 人過為在著書上見得句是實却非他
 考誣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反充駁其
 言也不中聲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
 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晷音物
 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聞古人之風以自
 興起各成一術之學而惠施之學前無師
 授不過騰辯博之口以與天玉相持故曰
 惠施多方多方則未免誇多闕靡著書雖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九

或寡矣歷歷舉其言不中當於理者
 外謂之大一歷歷舉其言不中當於理者
 知一耳而不知其有大有小一此便是
 他強辯又云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
 千里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
 細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
 則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
 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
 道下濟是深其象陳矣而山與澤平則山
 卑不得名之為高也故曰山與澤平則山
 不若名之為高也故曰山與澤平則山
 矣若名之為高也故曰山與澤平則山
 生矣而絕後再甦則中者亦可謂之萬物方
 下有大而絕後再甦則中者亦可謂之萬物方
 蓄謂之小同異言非大異於小同異

是謂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小同異萬物
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異萬物
一氣混茫分爲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於
中生長收藏畢同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
而李後草夭而木喬惠子之說亦自有理
但支離纏繞繞你說如此他如彼畢竟如
彼之理不出如此之中但耳
伸已之強辯以與天下持耳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
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爲大觀
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二十

天地東南西南爲臣浸溺浸漫浩渺不知其窮
故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之南方
則不足於有窮乎今日適越之心者若以神用雖在東南
而昔者已不謂今日適越之心者若以神用雖在東南
形用是者已不謂今日適越之心者若以神用雖在東南
兩環相連本不可解然但能相連而不可解者
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然但能相連而不可解者
解合不相合則謂之解然但能相連而不可解者
夫在如中庭月以言中而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北之端而中庭月以言中而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而定之方中庭月以言中而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而天下之中央此句却是以強詞飾理而勝
者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此句却是以強詞飾理而勝
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觀字作去聲讀示也

易曰大觀在上此字只指汎愛一句今之
講學者開口便說萬物一體是以天下之
人樂而趨之却是落了惠子舊套
然理却純正但行不踐言可嗤耳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
卵下子有尾火不熟山出口輪不跟女展地
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短不方規
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柙如銳飛鳥之景未
嘗動也鏃族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誰謂卵無毛而孚生之殼皆有毛又以雞
手鴨毛不成雞是毛定卵中謂卵有毛同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廿一

也人皆謂雞二足不知以形用者八皆見
之執主張是以神用者又足也故曰雞
三足楚都於郢何王以有天下者天下
之天下也楚自爲王則亦楚之天下矣故
曰郢有天下犬爲羊犬亦人所命之名未
名之先呼爲羊卵胎爲羊亦人所命之名
大可以爲羊卵胎爲羊亦人所命之名未
名之先呼爲羊卵胎爲羊亦人所命之名未
壯則尾落而爲雛也雛無尾而科斗有尾
熟則尾落而爲雛也雛無尾而科斗有尾
知其熱乎故曰火不熟山不出口而火
何以傳聲故曰火不熟山不出口而火
則不能行故曰火不熟山不出口而火
不能以自視手能指物而目不能視物而
不視指不至而手目之伎倆容有窮絕之

時使其俱短於蛇而龜不至窮絕矣故曰至
 亦與蛇同故曰蛇長於蛇龜短於龜其性則長
 之體不方故言方則不謂之矩方矩則不
 可以為國鑿不為物不為耳不為形不為方
 今木工但謂鑿不為物不為耳不為形不為方
 以鑿名乎故曰鑿不為物不為耳不為形不為方
 於地也者可謂之鳥動而不謂之鳥飛於天景動何
 者影也者有謂之鳥動而不謂之鳥飛於天景動何
 能自動乎故曰飛鳥之景未嘗動則無景動何
 弦則行中於鵠則飛鳥之景未嘗動則無景動何
 使不至其地則不謂之飛鳥之景未嘗動則無景動何
 不得謂之止是則不謂之飛鳥之景未嘗動則無景動何
 之明矣凡此皆異於人惠子一生橫生種種精
 聰明意見以求異於人惠子一生橫生種種精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廿二

誠可惜哉
 狗非大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
 母一尺之橋反章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
 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反徒九公孫
 龍辯者之徒師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日以
 其知去聲與人之辯特疑作與天下之辯者為
 恠此其抵反丁計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

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一物可以兩名乎故言犬則犬而巳又豈
 得復以狗名之乎故言犬則犬而巳又豈
 兼形與色而合之也狗非犬黃馬非馬
 者色與色也附於體則一者可析而為三
 故有黃牛也又有黃馬也又有黃牛也
 也黃牛也又有黃馬也又有黃牛也
 皆一物而三形者實也色者虛也實相
 乘其理何如此處諸家不知何解也
 曰孤言駒則不得稱孤失言孤則不復為
 駒矣今言孤則不得稱孤失言孤則不復為
 夫一尺之捶日取其半則萬世用之可以
 不竭言不盡用者之能善其用也極焉
 之許也北方謂之捧之能善其用也極焉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廿三

取其半而更用之則世常久可無損壞
 之虞此以況惠施之辯不世常久可無損壞
 略傍此須是以桓任他左孫龍之徒以此
 而當時辯者如桓任他左孫龍之徒以此
 故曰與惠施相屈其辭終身不窮使徒強辯
 理則一與惠施相屈其辭終身不窮使徒強辯
 惟其不然易是以只見終身不窮使徒強辯
 飾人之心徒為辯者之意勝人而已辯固言
 人下之辯而特不能解也夫惠施以相持而
 天下之辯而特不能解也夫惠施以相持而
 下則大抵為此故曰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
 說自以壯為最賢他日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
 談地其壯為最賢他日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
 造物者為我擊節其自負如此是蓋存惟

而無術者也夫守雌者道也存雄非道也故曰無術無術則去道遠矣

南方有時紀宜人焉曰黃繚音問天地所以

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

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

以為寡益之以惟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

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

輿烏報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

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音充一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廿四

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

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

才駘音殆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

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時人異人也黃繚之問亦達矣惠子乃不辭而答不思而對者自雄其辯才智慧之過人也既又徧為之說說而不休多而不已猶以為不足也而益之以惟益之以惟是也察閑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太抵反人以為實勝人以為名是以其說雖長而與眾不協故曰不適夫有德者必有言而惠子之能言未必其有德也徒與物

南華真經副墨

相競而已故曰弱於德而強於物如是則其於道也亦終幽昧而塞而不可自明

故曰其塗不曉矣室西此為漏西南為與故

以為深昧不明之喻夫由天地廣大易簡

之道而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

蕘於草莽之下何補於物哉蓋可許之

蚤一蚤之類而進之難大寧幾尚可許之

以是人而曰愈於貴道者豈不殆哉蓋道

之不自知以多言數窮為成所以知者不

言者不知以辯者不善善者不辯惠子不

以此道寧一其心志緘默其言詞以求進

於太止忘言其域而獨以其精神散於萬

物而不知其才而煩卒以善辯自其精神

有如是之才而煩卒以善辯自其精神

心逐物而不反其本將欲止天下之辯歟

言愈煩而辯愈起是猶窮響以聲而形與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廿五

影競走也悲夫又按莊叟所舉惠施之說

首簡數行猶為近理卯有毛以下類支離

纏繞皆無足觀今恨不見其全書不知其

說之何似而司馬以觀又不知其類皆妄臆然

南華真經卷之八終

南華真經注疏

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注疏序

予友復圭子既疏道德經矣識者咸喜太上之嫡派出始知其淵源然南華爲道德而發明也其文辭浩蕩其旨歸遠邈其底裏直探混沌始無始而終無終學者又恨途迷復圭云齊諧者志怪也則鯢魚鵬鳥吾惡知其說安可踵前人之妄註數載以來復圭時潛心南華癸酉春頓悟其爲丹經之祖鯢魚即丹經之水虎鵬鳥即丹經之火龍二語參破一部南華莫不迎刃而解矣昔註自郭象向秀而下迄今焦循園所集老莊翼而上何啻百種不知道德豈知南華經中有說禪處惟陸西星得其皮肉至聖論中之真色不色真空不空仙佛殊途同歸乃骨隨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一

牛集九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經十萬餘言皆先行其言也故言言皆闢奧昔人註南華豈惟不必行且未知而言故其所註多踴說而於道德性命如嚼蠟然予玩南華註疏有如食蜜中邊皆甜可謂前無古而後無今矣胡哲力方剛輒棄科場而訪道註疏大得南華之神後有讀之而朝徹者不可忘先知先覺開來學之功也昔朱紫陽註經書爲千古之的解今復圭子註疏道德南華亦爲千古之玄解兩者皆新安人故予序之爲並不朽云

晉陵友弟鄒忠允頓首拜序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二

牛集九

南華真經註疏自序

復圭子曰道德經爲三教之祖

太上憫人不悟性命之學無傳不得不化身作南華以洩其秘凡爲寓言猶詩之比體教人全性保命也重言亦借重於古人而欲人信彼保全性命之說也卮言千變萬化贈其詞使人悅於口因悅於心而索彼立言之正意自欲跳出世網而遊神於性命之域也其津筏後學者可謂至矣南華之註始於郭象繼之向秀終於焦贛固之老莊翼百有餘家尙隔山萬重即聰明如李青蓮讀南華而賦鷗鷺且認虛爲實其詞愈縱恣而背真意愈遠無怪世儒指鷗鷺爲山雞視神龍爲妖幻也竊思易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三

之所謂老夫得其女妻如枯楊生稊也妙法蓮花經佛受龍女之獻珠寶也維摩經云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也雲嚴禪師云百花叢內過一葉不黏身即丹經取坎填離之旨其有不合也有不同也入門煉已之異也易之所謂殊途也其無不合也無不同也成功究竟之一也易之所謂殊途而同歸也佛祖云我娘生我還先仙師云先有吾身後有天際園先生之作南華蓋身在天地之先也予今之註疏南華放云身在天地之先特知九天九地積氣積塊之所以然耳或問何物爲生天地予曰混沌以前不惟無天地且無五行獨有一乾金耳此金有氣無質乃造化之根也故能生天地因而生水爲五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四

牛集九

之始仙家之金丹釋氏之金剛不過竊先天之乾金耳學者須知金水爲凡鉛水中金爲眞鉛但得有眞鉛以制木火之飛騰何愁無眞汞以制金水之沈重故鉛汞交而內丹結矣然則搬運一身之鉛汞者不知靜裏孤修氣轉枯也偏倚採取之術者不知眞空不空眞色不色也既聞大道之人當訪外護覓雲朋尋福地三者缺一必爲羣魔作障緣若果三千八百功行與天齊自然有鼎烹龍虎矣予先人程兩峯翁酷好讀南華每有超見因予過庭而輒以垂訓予易敢忘焉昔人謂南華爲道德之註疏予今本道德而註疏南華眞醉者之初醒而夢者之忽覺乎予之不敢秘而以註疏授胡嗣氏也其不敢獨醒而欲與天下共醒不敢獨覺而欲與天下共覺乎倘太上與南華仙翁嘉子註疏之勞早爲予作外護侶伴之合則赴龍沙之會爲有期異日召予以供呼鸞駕鶴之役未可知也然而不敢必也則予作註疏之心也夫

海陽程以南薰沐拜撰